

长篇历史小说

# 吾皇吾民

陈延令 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# 吾皇吾民

(长篇小说)

陈延令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吾皇吾民/陈延令著. —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

2016. 3

ISBN 978 - 7 - 5117 - 2953 - 8

I. ①吾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27256 号

吾皇吾民

出版人: 刘明清

出版统筹: 董 魏

责任编辑: 曲建文

责任印刷: 尹 琚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: 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70 (编辑室)
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 52612317 (网络销售部)

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 (010) 66509618 (读者服务部)

传 真: (010) 6651583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 数: 140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[www.cctphome.com](http://www.cctphome.com)

邮 箱: [cctp@cctphome.com](mailto:cctp@cctphome.com)

新浪微博: @中央编译出版社

微 信: 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 cctphome)

淘宝店铺: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(<http://shop108367160.com>) (010) 52612349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件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, 电话: 010 - 55626985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 |
|----|-------|
| 一  | / 1   |
| 二  | / 9   |
| 三  | / 17  |
| 四  | / 25  |
| 五  | / 37  |
| 六  | / 45  |
| 七  | / 53  |
| 八  | / 64  |
| 九  | / 71  |
| 十  | / 79  |
| 十一 | / 87  |
| 十二 | / 97  |
| 十三 | / 105 |
| 十四 | / 115 |
| 十五 | / 125 |

|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|
| 十六   | / 133 |
| 十七   | / 142 |
| 十八   | / 150 |
| 十九   | / 158 |
| 二十   | / 167 |
| 二十一  | / 176 |
| 二十二  | / 185 |
| 二十三  | / 197 |
| 二十四  | / 205 |
| 二十五  | / 213 |
| 二十六  | / 217 |
| 二十七  | / 225 |
| 二十八  | / 235 |
| 二十九  | / 243 |
| 史书摘录 | / 253 |



袁不方费力地睁开干涩的眼睛，看见满屋白亮的日光。伸手到旁边一摸，没有人。昨夜的酒还没醒透，太阳穴隐隐胀痛。他使劲闭上眼睛，猛然睁开，再闭上，再睁开，脑子仿佛清醒一些。

他想起来，昨天午夜离开平康里，遇到两位朋友，邀他到东市的天方酒楼去喝酒。天方酒楼是波斯人开的，为他们斟酒的是一位波斯女郎。那波斯女郎笑靥如花，脸庞美丽，身段妖娆。她上身像唐朝女子一样，穿一件鹅黄色的诃子，披紫色透明罗纱，肩膀、脊背和胸脯若隐若现；下面却不像唐朝女子那样穿裙子，而是穿一条湖绿色的薄绸灯笼裤，脚蹬一双褐色小牛皮靴子，妖娆中透着几分娇蛮。

虽是午夜，酒楼仍和白昼一样喧闹。丝弦羌笛一响，波斯女郎在酒客面前翩翩起舞。喝酒喝到凌晨，他和两位朋友分手。那时他已有七八分醉意，扔给老板一锭银子，把那波斯女郎带回住处。

到了床上，抱着一个活色生香的异域美女，闻着从她赤裸的肌肤中渗透出来的淡淡腥膻味，他心里微微有些骚

动，身体却不能亢奋起来。波斯女郎几番挑逗，他才略微硬朗，勉力应付了一回，草草完事，然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他不知道波斯女郎是什么时候走的。揉揉眼睛，暗自叹息一声。还不到三十岁，竟然这样不济！原先可不是这样的。原先他像一垛干柴，一点火星就能噼噼啪啪烧起来，而且烧得长久。现在却变成一堆受潮的稻草，半天烧不着，即便烧着了，也是嘭的一下，眨眼就烧光了。

他知道并不是喝多了酒的缘故，是别的缘故。

他从十二岁开始跟老师学画，十八岁开始画春宫。画春宫比画别的东西更能卖钱。太平盛世，温饱思淫欲，不说皇宫和官宦富豪人家，就是寻常百姓，家里也藏有几幅春宫。稍稍富有的人家，女儿的嫁妆里少不了一套春宫，教新婚夫妇房中秘技。就是所谓“衣解巾粉卸，列图陈枕张。素女为我师，仪态盈万方”。

当初他跟老师学画春宫的时候，眼睛一看到那些画，心脏就怦怦乱跳，血液如万马奔腾。过了十多年，他看过和画过太多的男女胴体，太多的男欢女爱，心脏和血液就渐渐麻痹了。他画的时候，心如止水，脑子里只想着如何画得美，画得逼真，画得有新意。那些男女胴体，那些男欢女爱，就像画中做背景的房屋、风景和花草石头一样，只是构成一幅图画的线条和色彩，再也勾不起他的欲火。

就是面对活生生赤裸裸的女人，他也常常无动于衷，总是习惯地在心里暗暗揣摩着女人的神情和体态。

他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在房事上力不从心。越是力不从心，他越是放浪形骸，把各种各样的女人带回家来。越是放浪形骸，却又越是力不从心。

他感到惶恐。他知道不能再画下去了，但是他做不到。画春宫已不再只是他谋生的手段，也是他唯一的嗜好，只有画得满意的时候，他才觉得心情愉悦。

老师去世以后，他继承了老师的衣钵，成为长安城里的首席春宫画家。

有名的画坊纷纷向他订画。他的画和老师的画一样，多半是达官贵人买去的。画得特别好的，就被皇宫买去收藏起来。据说贵妃很欣赏他的画，贵妃说，他的画虽然比他老师的画缺少那么一点儿精神，但是也看得过去了。贵妃喜欢，皇帝也就喜欢。皇帝和贵妃欢娱的时候，常常把那些画拿出来观赏，助兴。

眼下他正在画一套绢本彩色画册，是长安城里最大的画坊轩辕斋向他预订的，题名《玉女啼红图》，画处女初夜时的情态，共十二幅。轩辕斋的周老板付给他一百两银子的定金，还神秘地告诉他，这套画也是皇宫里要的。

他披着衣裳起床，边打哈欠边走到外屋，也不洗漱，就在饭桌旁坐下来。饭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。

老师一辈子不曾娶亲，他和老师一样，快三十岁了，还是孤家寡人。日常的饮食起居，就请一个老婆子来照料。那老婆子熟知他的习惯，每天都在他起床前把饭菜准备好。

他胡乱吃了几口饭菜，就撂下碗筷，慢慢踱进书房。书房的桌子上，老婆子把画具也替他准备好了。

这套画已画好一半。他反复端详着，觉得不太满意。女子初夜时的那种娇羞，那种惊惶，那种又喜又怕，那种苦乐相兼，似乎还缺少一点神韵。

只要自己觉得不满意，他就画不下去了。他扔下画，发了一阵呆，忽然想起平康里裴家的朵儿恰好要在今天度

初夜，正是一个观摩的好机会。于是找出一卷画带在身边，随手把门拉拢，走到街上去。

他穿着平时在屋里穿的宽松肥大的裤子和袍子，腰间松垮垮地系一条绸带，也不罩一件出门穿的锦袍，头发蓬松着随意打了个结，斜插了一根玉簪，一副落拓相。脚上却趿着一双华丽的紫色宝相花纹锦做的云头锦履。

他住的地方是永兴里，在平康里的北面，离平康里只隔两条街；西面是皇城，东南面紧挨着平康里的是繁华的东市。

平日去平康里，逍逍遥遥的，不须多久便能走到，这天却奇怪，街上挤满了人，要在人群里穿来穿去才能走动。走到十字街头，人更多了，挤得挪不开步子。

袁不方并没有要紧的事情，就站在路边的人群中观望。只见东面、西面、北面的路上都有人流迤迤迤迤地向南面流去。伸颈一望，竟望不到头。那些人个个衣衫光鲜，有鸣锣开道的，有吹奏鼓乐的，有骑马的，有乘车的，有抬箱笼礼架的，有赶猪牵羊的。

袁不方问旁边的人，非年非节的，什么事这样热闹。那人兴高采烈地说：“都是到宣阳里去的！”

话没说完，另一个人抢着说：“是国舅家造房子！”

又有一个人插进来说：“还有三位夫人呢！”

这几个人嘁嘁喳喳抢着说话，袁不方好不容易才听明白。原来，皇帝爱屋及乌，因宠爱贵妃，赏赐贵妃的哥哥国舅兼丞相杨国忠和贵妃的三位姐妹韩国夫人、虢国夫人、秦国夫人在宣阳里造新的府第，还叫他们不要管花多少钱。这四家就都照皇宫的式样比赛着造，每家都想胜过别家。

已经造好的房子，看见别家造得更加崇巍华丽，就拆了重造。这样造了拆、拆了造，不知费了多少功夫，直到各家都称心如意了，方才罢手。有营造商说，一座厅堂就要花费一千万贯铜钱。今天完工，满朝文武百官都备了礼物前来庆贺。从早上到现在，庆贺的人流没有断过。

“看！大象！”看热闹的小孩尖叫起来。

几头大象远远走过来，象头上蒙着金色缨络，象背上披着七彩毛毯。赶象的象奴和坐在象背上的贺客都是面色黧黑的异方人。

旁边的人又嘁嘁喳喳抢着说：“这是天竺人！”

“刚才过去的还有波斯人，骑着骆驼呢！”

“还有高丽人、突厥人！”

一个拄着拐杖的白发白须的老头也挤在人群里看热闹，他佝偻着背，用手指抠着眼屎，感慨万分地说：“太平盛世！千年难遇的太平盛世啊！”

袁不方看了一会儿，意兴阑珊了，就趁着人流间断的时候，穿过十字街头，拐进东市。时辰还早，夜晚才是平康里的市面，他想先到轩辕斋去看看。

轩辕斋的周老板看见袁不方走进店堂，连忙笑着招呼他坐，又喊仆人上茶。闲聊了几句，袁不方问他有没有什么新玩艺儿。周老板叫伙计拿来几样东西。一个是周朝的陶壶，一只壶耳已破损，壶上绘有春宫，人物画得极简洁，类似符号。一个是汉代的青铜乌龟，绿锈斑驳，乌龟的头颈伸得长长的。还有一幅晋代的春宫画，笔法工细，色彩浓艳，透着俗气。

袁不方看过以后，不觉得有特别好的，就摇摇头，搁

下了。

周老板说：“我也知道袁先生眼界高，寻常的玩艺儿是看不中的。不过我这儿还有一样东西，那可是真正的好东西。也就是袁先生你来了，换了别人，我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。”

周老板亲自打开一个柜子，拿出几卷画，一幅一幅展开给袁不方看。他说这是袁不方的老师画的一套《春心如意图》，是画武则天女皇帝与如意君薛敖曹欢娱的情景。

周老板说：“我是费尽了心机才弄到手的，可是只有五幅，还缺三幅。我想这天底下也只有袁先生能把它补齐了。不知道袁先生肯不肯帮忙？酬金好说，随便袁先生开个数目。”

这套《春心如意图》，袁不方是看见过的，确实像周老板说的，原来共有八幅。老师画得非常用心，画好以后秘不示人。老师去世后，这套画也不知去向。坊间有种种传说，甚至有人说老师的死和这套画有关系。

他仔细看过每幅画，对周老板说：“是假的。”

周老板一愣，随即分辩：“怎么会是假的？我不是不相信袁先生的眼光，可是你看，画上这女人的耳根用朱色晕染，亭台楼阁和花草树木都是用点簇笔法画的，这不正是尊师最擅长的吗？”

袁不方哈哈笑起来，说：“世人谁不知道老师惯用的笔法，要仿冒几幅还不容易！”

他呷一口茶，细细剖析给周老板听。

老师的画画得好，不在于几种独创的笔法，在于人物的情态画得极其逼真。当时他看这套画的时候，就被老师的才气震慑。女皇帝既是至尊无上的天子，又是一个弱勢

的女人，她在与男人交欢时，必会露出皇帝的强势和女人的弱势、驾驭男人和被男人驾驭的双重情态。薛敖曹呢，既是地位底下的臣子，又是一个强势的男人，他在与女皇帝交欢时，必会露出臣子的弱势和男人的强势、被女人驾驭和驾驭女人的双重情态。民间有传说，女皇帝第一次“招幸”薛敖曹的时候，承受不了他的天生异秉，乐极生悲，竟然昏晕过去，薛敖曹伏在她身上战战兢兢地问：“陛下无恙乎？”老师便是把这种情态画得惟妙惟肖。

周老板的这套画呢，画中的男女从外形看起来好像一个是女皇帝、一个是男臣子，但那只是表象，骨子里却和一般春宫画里的男女并没有什么差异。

周老板听了，又是佩服，又是懊恼，用手抹着额头上沁出来的细汗，说：“我这可是花了两千两银子弄到手的。亏得大了！亏得大了！袁先生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一下？”

袁不方想了想，说：“等我什么时候有空了，重新给你画一套吧。我是老师的学生，怎么也比这画得好。不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千万可别泄露出去。”

老师的画一般的要卖到几百两银子一幅，精品就难以论价。偶尔手头拮据的时候，他也仿冒过老师的画，都卖了好价钱，从来没有被人识破。

周老板高兴了，毫不吝啬地给他大送高帽子：“袁先生，只要你肯画，只怕比尊师画得还要好！”

袁不方干笑一声。他心里明白，他永远也比不上老师。贵妃是有眼光的，贵妃说他的画比老师的画缺少那么一点儿精神，这个评语极有道理。老师是真正的大师，他不过是一个高明的画匠。老师的画无人能比，不是因为老师创

造了几种独特的技法。老师画的人物，尤其是女人的情态，常有出人意料的令人惊奇又说说不出的神似。他曾探求过老师的秘诀，直到老师去世前不久，他才知道老师的一个绝大的秘密。他永远也不会把这个绝大的秘密透露出去。

周老板问袁不方《玉女啼红图》画好没有。袁不方说画了一半。周老板说皇宫里等着要这套画，前几天皇帝最亲信的大太监高力士还派人来催问。

袁不方说：“不就是几幅画吗，干吗催得这么紧啊？”

周老板嘻嘻一笑，把脸凑近他，嘀嘀咕咕跟他说起皇宫里的事情。轩辕斋常有太监来买东西，难免泄露一些皇宫里的事情。周老板说，皇帝年纪大了，贵妃却正当虎狼之年，几乎夜夜要与皇帝做比翼鸟、并蒂莲，皇帝只好靠春宫、春药和别的一些玩艺儿来吊精神，讨贵妃的欢喜。周老板又说，贵妃认范阳节度使胡人安禄山做干儿子，其实哪是什么干儿子，干脆就是情郎。安禄山自由出入皇宫，有时就睡在贵妃床上。安禄山与贵妃嬉戏的时候，不小心抓破了贵妃的乳房。贵妃给安禄山过生日，用锦绣做大襁褓，把他赤身裸体地裹起来，叫宫女们抬着在皇宫里游行。这还不明白吗？这些事情，皇帝也看在眼里，只是装糊涂罢了。皇帝是太爱贵妃，安禄山能代他出力，让贵妃高兴，皇帝也就高兴。皇帝看见肥胖如猪的安禄山赤条条地裹在襁褓里，不但不怪罪，还赏钱给贵妃，叫作“洗儿钱”，安禄山也得了不少赏赐。

这些事情，袁不方有所耳闻，但是不如周老板讲得详细，也就听得津津有味，不知不觉到了傍晚。



平康里的灯一亮，长安城就亮了。

站在高处看，长安城里一百零八坊，平康里的灯火最稠密，最亮堂。没有平康里的灯火，长安城的夜景就会逊色一半。

站在近处看，平康里家家户户的门首都悬挂着灯笼，照出一片富丽堂皇，昭示着盛世气象。

平康里的灯火最旺，人气也最旺。冶游的人像趋光的蛾子一样，纷纷朝这里飞来。

平康里有南曲、中曲、北曲。北曲居住的多是普通娼家，游客也多是普通人物。南曲和中曲居住的多是上等妓女，游客也多是上等人物。

游客中有官吏，商贾，武士，浪人，有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和名落孙山的失意者，有诗人，画家，有游方和尚和云游道士，有天竺人，波斯人，突厥人，埃及人，鞑旦人，高丽人，扶桑人。

袁不方走进南曲，一路走，一路和熟识的人拱手致意。长安城里有名气的春宫画家没事都喜欢泡在平康里。那里是他们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袁不方也是平康

里的常客，这里的娼家他几乎都熟悉。他不是嫖客，老鸨和妓女都叫他“先生”。上等的妓女不仅容貌要美丽，还要多才多艺，歌舞，乐器，吟诗，绘画，样样都要会一点儿，才能抬高身价。他教妓女绘画，不是画春宫，是画仕女、山水、花鸟。

他教妓女绘画是不收钱的，只是为了换取观摩活春宫的方便。春宫要画得好，闭门造车也是不行的。他虽然亲身阅历过许多女人，但是到底比不上平康里夜夜上演的活剧那样多姿多彩。

他像蜻蜓点水一样，在一路走过的娼家都逗留一会儿，这家进，那家出，这家聊两句，那家看一眼。

家家户户都是宾客满座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赵家有新科进士在宴请朋友，新科进士红光满面，踌躇满志，朋友们口吐莲花，比赛着奉承的技巧。钱家有外省官员在答谢帮他谋得官职的京官，京官拥着相好的妓女，坦然地收下外省官员奉献的重礼。孙家有富豪在娶妾，富豪是行将就木的老头，娶的是孙家十七岁的小妹。李家聚着一帮商人，商人们谈好了生意，正在嘻嘻哈哈地讲猥亵的笑话和嫖娼的经验。周家的客人多是白天给杨氏兄妹送礼的异域人，他们喝得醉醺醺，呜哩哇啦说着四方语言，也不顾娼家的规矩，急煎煎地把各自看中的妓女抱进房间，迫不及待地要去领略大唐妓女的床上功夫。

夜晚的平康里，就像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菜肴。红的灯笼和蜡烛，黄的金子，白的银子，闪亮的珠宝，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服饰。酒香，茶香，肉香，水果香，脂粉香。酒的辛辣味，茶的清苦味，鸡鸭鱼肉的鲜膻味，水果的酸甜味，脂粉的腻香味。空气中还隐隐飘着一种可疑的气味，

仿佛是男女欢爱时的体液气味。这种气味是平康里这桌菜肴独有的调味料。

裴家在靠近南曲尽头的地方，一幢二层楼房，外面有围墙，几竿翠绿青竹从围墙上探出头来。袁不方走进裴家，迎面看见鸩母裴三娘。裴三娘笑吟吟地说：“袁先生，你来了。”

袁不方说：“三娘，朵儿呢？”

裴三娘说：“朵儿今夜做新娘，已经打扮好了，在楼上呢。”

袁不方问：“娇客是谁啊？”

裴三娘说：“是一位县令，姓张。”

袁不方说：“我上去看看她。”

袁不方是熟门熟路，上了楼，径自走到裴朵儿的房间。房间里已点燃手臂粗的红烛，映着红色的帐幔，满屋红彤彤的。朵儿低着头，坐在床沿上，一身盛装，虽不是凤冠霞帔，却也富丽堂皇。她的脸上化了浓妆，眉毛用钴蓝色描成飞蛾翅膀的形状，额上用姜黄色点了一个月牙形的黄星靥。

袁不方叫了一声“朵儿”。

朵儿抬起脸，轻声叫道：“先生。”

朵儿刚满十六岁，圆脸，五官端丽，肌肤白嫩，体态丰盈，很多人戏谑地叫她“小贵妃”。她父亲是驿站的驿卒。贵妃最爱吃荔枝，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，派人从岭南把新鲜荔枝十万火急送到长安。那荔枝是藏在冰囊里，通过驿站，马不停蹄地一站一站传过去，传到长安，还是果红叶绿的。她八岁那年，父亲在送荔枝的途中饥渴而死，

母亲改嫁，叔父把她卖给人贩子，后来又辗转卖到平康里。

袁不方有不少妓女学生，朵儿是最有绘画天赋的一个。她画的莲花笔意不俗，很得袁不方的赞赏。

袁不方拿出带来的那卷画。是《素女经》插图的手卷。这是他用心画的，周老板出二百两银子他也不肯卖。他把画递给朵儿，说：“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嫁妆画。”

朵儿知道那是什么画，满脸羞色，把画收下了，说：“谢谢先生。”

袁不方转身要走，朵儿又轻声叫道：“先生！”

袁不方回头看着她，她低下头说：“我心里扑通扑通地跳，好害怕啊。”

袁不方安慰她说：“是喜事啊，怕什么呢。”他眨了眨眼睛，暧昧地笑着说：“等会儿我还要来看你的。”

朵儿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愈发害羞，眼皮低垂着，不再说话。

袁不方离开朵儿的房间，想到楼上各处走走。隔壁房间摆了一桌宴席，里面的人正在高谈阔论，声音很响。袁不方听端菜的女佣人说，是买下朵儿初夜的那位姓张的县令在请客。他听到里面的人说到皇帝和安禄山，就倚在栏杆上听了一会儿。

里面有人说，安禄山两只脚脚底都有大黑痣，说是大贵的相。有一天皇帝在勤政楼看戏，让安禄山坐在旁边一起看。皇太子说，从古到今，没有臣子与皇帝坐在一起看戏的。皇帝说，安禄山有异相，我让他坐在一起，正是想禳除他的邪气啊。又有人说，有一天皇帝与安禄山夜宴，安禄山喝醉酒，躺在那里睡着了，露出原形，原来他